撰緒聊齋志異



第 ᠳᠡᠭᠡᠷ

僧術 ᠰᠦᠮᠡ ᠤᠨ ᠤᠷᠭᠠᠯ

胡四娘 ᠬᠤ ᠳᠥᠷᠪᠡᠨ ᠨᠤᠭᠤ

仙人島 ᠮᠠᠨᠵᠤᠰᠷᠢ ᠤᠨ ᠠᠷᠠᠯ

彭海秋 ᠫᠧᠩ ᠬᠠᠢ ᠴᠢᠦ

花姑子 ᠬᠤᠸᠠ ᠭᠤ ᠵᠢ

繙譯 ᠨᠢᠭᠡᠨᠳᠦᠭᠡᠷᠡᠯ

聊齋志異目錄 ᠯᠢᠶᠠᠣ ᠵᠠᠢ ᠵᠢ ᠶᠢ ᠤᠨ ᠨᠢᠭᠡᠨᠳᠦᠭᠡᠷᠡᠯ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

正紅旗滿洲松林鶴汀續鐫

正紅旗滿洲長興祥圃

鑲紅旗滿洲慶昌熙臣參訂

正紅旗滿洲德新惟一

山東蓬萊穆齋賢禹範校正

正紅旗滿洲扎克丹秀峯繙譯

暮歸　路經華嶽　迷嵐山谷中

舅家喪葬　往助執紼　會

執不惜重直買釋之　見獵者獲禽

喜放生　為人揮霍好義

安幼輿　陝之扶貢

花　柏子

擇緇　聊齋志異

必是山村
以迷途告
方欲致問
斜徑疾行
忽見燈火
欲見一叟傴僂曳杖
心大恐
將以投止
且言燈火處
叟先詰誰何
安停足
叟曰
趨投之
數武中
一矢之外

事具食　又謂嫗曰　此非他

淑陰　　郎子来耶　叟曰諾　既入　則舍宇　便命隨

叟挑燈促坐

叟和荊扉　一嫗出啟関曰

從行里許　睹小村

去　茅廬可以下榻　安樂鄉　安大悦

此非安樂鄉　幸老夫来　可從

撥火

安問此公何人

房西隅有煤爐

女郎入房

殆類天仙

叟顧令煨酒

斜眄

安視之

芳容韶齒

立叟側

秋波

可唤花姑子来醵酒

俄女郎以餅具入

是吾恩主

婆子不能行步

號

吏奔入

則酒沸火

吏方謙挹

忽聞女郎驚

安贊其慧麗

稱不容口

安問婿家何里

荅云尚未

遂敢出妻見子

幸勿哂也

家少婢僕

以君非他人

荅云

老夫章姓

七十年

止有此女

蒙君子奬譽

貪此生涯　豈不羞死

致酒沸騰

裁如嬰兒　持向安曰

又詞曰

回首見爐傍有蓴心插紫柑未竟　髮蓬蓬許老大椰儒猛不知耶

曳乃救止

詞曰

騰

人

謂文曰

忽聞極呼叟便去

安注目情動

賭仙容

嫣然含笑

殊不羞澁

安覷無

亦見慧心

斟酌移時

文頻来行

酒

賛曰

近兜戲

工

眉目袍服

製甚精

狎接劇亟　女顫聲疾呼

將何為　女奪門欲出　安暴起要遮

為　生長跪哀之

聞　女起厲色曰　狂郎入閨

屢問不對　生漸入室

如何　女把壺向火　默若不

使我魂失　欲通媒約　恐其不遂

偽酔離席　　女亦遂去

ᠳᠠᠭᠠᠨ ᠤᠨᠳᠠᠰᠤᠨ ᠪᠠᠷᠢᠭᠤᠯᠵᠤ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ᠳᠠᠯ ᠪᠠᠢᠨ᠎ᠠ ᠂ ᠲᠡᠭᠡᠪᠡᠯ ᠬᠠᠮᠤᠭ

訪諸近里
至則絶壁嵯巖
安遂命僕馬
終日而返竟莫得其里居
尋途自徃
則此姓絶少
竟無村落
即悞交好者
造廬求聘
至家
閽扉乃出
安不寐
叟設褥呼别
未曙

生瞶瞳中　覺有人揣而抗之

ᠰᠡᠭᠦᠳᠦᠭᠡᠨ ᠳᠤᠷᠠᠯᠠᠭᠰᠠᠨ ᠮᠡᠳᠡᠷᠡᠯ ᠪᠠᠢᠨ᠎ᠠ ᠬᠡᠨ᠎ᠡ ᠪᠠᠷᠢᠵᠤ ᠠᠪᠴ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ᠠ

一夜守者困怠　並寐

ᠨᠢᠭᠡ ᠬᠤᠭᠤᠴᠠ ᠰᠡᠭᠦᠳᠦᠭᠡᠨ ᠤᠨᠠᠭᠰᠠᠨ ᠴᠠᠭ᠎ᠲ᠎ᠠ ᠨᠤᠭᠤᠳ ᠤᠨᠤᠭᠰᠠᠨ

不解　但終夜環伺之氣勢阽危

ᠦᠬᠡᠢ ᠪᠠᠢ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ᠠ ᠪᠠᠢᠨ᠎ᠠ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ᠠ

湯粥　輒呼花姑子

ᠭᠠᠵᠠᠷ ᠤᠰᠤᠨ ᠤ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ᠠ ᠪᠠᠢᠨ᠎ᠠ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ᠠ

潰亂中　則嘔咯欲吐

ᠡᠪᠳᠡᠭᠡᠭᠰᠡᠨ ᠳᠤᠮᠳᠠ ᠪᠠᠢᠨ᠎ᠠ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ᠠ

家人　由此得昏瞀之疾　強咬

ᠭᠡᠷ᠎ᠦᠨ ᠬᠦᠮᠦᠰ ᠡᠨᠡᠬᠦᠨ ᠳᠡᠭᠡᠭᠡᠨ᠎ᠡᠴᠡ ᠪᠠᠢᠨ᠎ᠠ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ᠳᠠᠯ᠎ᠠ

失望而歸　並忘食寢

ᠬᠤᠭᠤᠴᠠ ᠰᠡᠭᠦᠳᠦᠭᠡᠨ ᠤᠨᠠᠭᠰᠠᠨ ᠴᠠᠭ᠎ᠲ᠎ᠠ ᠨᠤᠭᠤᠳ ᠤᠨᠤᠭᠰᠠᠨ

穿鼻沁骨按數刻

股上

安覺腦麝奇香

以兩手為按太陽穴

癡兜何至此耶

乃登榻坐安

潛潛涕墮

女傾頭笑曰

不覺神氣清醒

熟視女郎

則花姑子立床下

畧開眸

遂盡三枚　又以衣覆餘餅懞騰
安至中夜　不知所苞何料　甘美非常
汗已思食　捫餅嗡之
置床頭　悄然遂去
又於綉袱中出數蒸餅
當復相望　我不便住　三
小語曰　室中多人
忽覺汗滿天庭　漸達肢體

抱與綢繆

癡郎子不謝亟耶

悉脱裩鍵

未幾女果至

不得其門而入

潜出齋庭

安喜極

笑曰

恩愛

釋重負

酬睡

三日餅盡

又慮女来

乃遣散家人

辰分始醒

精神倍爽

和

女曰
生固求永好
但云君自思之
女不言
宦所不憶
何處與卿家有舊
安默默良久
乃問曰 素昧生平
宴不能永諧琴瑟
幸早別圖
報重恩耳
甚至
妾冒險蒙垢所以效
已而曰

歸

東頭龍媪

卿纖纖之步 何遂能来

乃收悲以忻 問曰道途遼遠

明宵請臨喪家 安曰 妾固未

邑邑而悲 安聞言 曰 我徒行

亦不能 固不可

屢屢夜奔 常諧佐儷

安慮迷途

文約相侯於路

安並奇之

文早起言別

便爾

非由熏飾致侵膚骨

文曰

妾生来

虐無處不香

問曰熏何藥澤

安與同寢

但覺氣息肌

為君故淹留至今

家中恐所疑怪

洽終夜

謂安曰

頗涉疑念

父母榮榮不寢

更既深

致勞久待

既而請客安寢

女子殊不瞻顧

女始至曰

酒肴無佳品

雜具蔡藿

僧至舊所

曳媼斁逆

安撫暮馳去

女果伺待

使人愧怍欲死

入

罵曰　婢子玷我清門

文失色

依戀之間　夜色漸曙

安不忍釋

耳

俯仰悲愴

故將遠徙　與君合好

盡此夜

此宵之會　荅曰　父以小村孤寂

乃百年之別

安驚問之

當無大譴

吏固言有恩

跼蹐山中 迷悶不知所往

遂乘夜寘往

即令事洩

因思夜往踰墻以觀其便

殆不可過

潜奔而歸

數日徘徊心景

安驩屏遽怯

吏亦出

無以自容

草草奔去

且行且詈

居向 青衣曰 男子無問章也

有青衣人出 安曰 是吾親好 偶迷

者 詢章氏之居 則閑閎高

壯 似是世家 重門尚未扃也 安向門

舍宇 大懼 方覓歸途 見谷中隱有

無人　　女曰　　妳他出

少間携手入幃　　安問家何別

想已困殆　　可伺牀寢

謂青衣曰　　安郎奔波終夜

絶登廊舍　　花姑趨出迎

入未幾即出邀安　　此是渠妳家

之　　花姑即今在此

安不歸　家中逐者窮人跡　或言

而身若巨繩之縛　少時憮然不覺矣

刺　安駭絶　急欲逃脱

遽以舌舐鼻孔　徹腦如

甚癢腥　亦抱安頸

心疑有異

豈非夙緣　然偎傍之際　覺

留妾代守　幸與郎遇

天乎 何愚冥至此

撫尸捺鼻 涕泗滂沱

号 自門外嗷啕而入

歸 衆方聚哭

一女郎来 驚怪莫察其由

舁 則見裸死危岾下

入山 暮遇於山徑者

家

至七夜

謹遵所教　夜又来哭如昨

轉眸已渺　羣疑為神

含涕迎出　留之不顧　尾其後

方將啟問　女傻不為禮

不知何人　安忽甦

家人曰　停一七　勿殮也

痛哭聲嘶　移時乃已　告

衆

女曰 此蛇精冒妾也
亦惟卿矣 因述所遇
歎曰 再殺之惟卿
許 即牀頭進之
頃刻能言 再生之
女取山草一束 煽湯升
入 相向嗚咽 安舉手揮衆令去
反側以呻 家人盡駭 女子

蓋以此故　　君前日已生西村王主政家

之　　曰是卽妾父也　　前言大德

華山道上　　買獭麝而放之否

恐致驚怪　　君五年前　　曾於

勿乃仙乎　　曰　久欲言之

前迷道時　　卿何能起死人而肉白骨也

安曰　　所見燈光　　卽是物也

生衙恨切齒

雖生得蛇血合酒飲之

必且瘥癖不仁

病乃可除

而慮其無術可以擒

始得當 今之避迫幸耳

然君

亥之七日

父願壞道代郎死

妾與父訟諸閻摩王

閻摩王弗善也

業行已損其七
幸憫宥也
寔所哀慘
然為君故
言已別曰
外以強努戒備
妾不能終事
妖物可得
焚之
累我百年不得飛升
其穴在老崖中
可於晡時
聚茅
之
女曰
不難
但多殘生命

數弩齊發射殺之
熾火火中　有巨白蛇衝破而出
友言告家人　家人往如其言
爬抓無所痛癢　乃以
流涕而去　覺腰下盡死
男與女　安經宿　歲後當相寄耳
月来覺腹中微動　恐是蘑子根

暫不復　　啟襝視之

吾支致意郎君　　男也

方欲問訊　　媪

以綳席拖嬰兒授之曰　　半年始起

後獨行谷中　　遇老

雨股漸能轉側　　以蛇血進

家人歸　　安服三日

蛇大小數百頭　　皆

情之至也

仙乎

乃知聰者慧之極

慧於聰

則人有慚於禽獸者矣

終而寄情於恕

至於花姑始而寄

恕者

蒙恩銜結

至於沒齒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此非定論也

異史氏曰

抱歸

竟不復娶

仙乎

倍益無聊　不得已折簡邀邱

惟邱生者　而素有隱惡

念村中無可共語　是邑名士

頗遠　月既上

萊州諸生彭好古　讀書別業

中秋未歸　岑寂無偶

彭海秋　離家

聞君高雅 遂乃不介而見

字海秋 值此良夜 旅邸倍苦

客曰 小生廣陵人 與君同姓

相揖環坐 便詢旅居

齋僮出應門 則一書生 將謁主人

彭離席 肅客入 飲次 有劍客者

故撓亂其辭
請先以俚
攀談
察其意
似甚鄙邱
輒倣不為禮
彭代為之慚
款若夙好
即命酌
邱仰與
是我宗人
今夕何夕
邀此嘉客
談笑風流
彭大喜曰
視其人布衣潔整

客默然良久　謂齋僮曰

有名妓無也

彭言如教

倩代者可乎

客問萊城

彭荅云無

陽春

客曰　僕不能韻

歌扶風豪士之曲

乃仰天再咳

歌侑飲

莫報

相與歡

女含笑唯唯

客便慰問千里頗煩跋涉也

衣柳黄帔

香溢四座

彭驚絶掖坐

宛然若仙

引之入

年二八已来

户外

適喚一人在門外

僮出

果見一女子

逡巡

可導入之

山月小　掉頭去不歸　庭中生白曉

人靜聲遠　馬聲杳　江天高

云

薄倖郎　牽馬洗春沼

大佳　請再反之　女歌

謂女曰　適舟中所唱薄倖郎曲

適於西湖舟中喚得来

便致研詰　客曰　貴鄉苦無

彭異之

譯審卯齋志異

何止千里　　咄嗟招来　　得非

彭驚歎不已曰

「随聲便串」　　曲終　　笛止　　西湖至此

客於襪中出玉笛

便是不封侯　　莫向臨卬去

眠何處　　勿作随風絮

但愁懽會少　　悵別離多

客問舟乎異

苔言願舟騎乎

客曰彭思舟坐為逸諾言幸甚能從游否

彭留心欲覘其尤盛暑時不可不一觀也猶庭戶耳

客曰今夕西湖風月仙乎仙何敢言但

形類羽扇
一搖
見一人持短棹
棹末容排脩翎
烟雲繞之
象倶登
無何彩船一隻自空飄落
不吝償也
我等要西湖去
乃以手向空招曰
船来
此處呼舟較遠
天河中當有渡者

真西湖也

客於艙後

榜人罷棹

任其自流

月印烟波

細視

鳴聲喤聒

游船成市

舟落水中

出舟一望

望南游行

但聞絃管教曹

其駛如箭

則清風習習

舟漸上入雲霄

踰刻

女斜波送盼　彭益動情

徘徊　惟恐其去　女飲間　彭依戀

飲此送君行　蹴之以足

客飛一觥向女曰「隔窗以窺　中有二三人　圍棋喧笑

船漸近　「相傍而行

懽然對酌　少間　稷

窗眼數寸

乃拔鄰窗

托文于於掌中曰

我為若代訂三年之約

客即以彭綾巾授文曰

但問娟娘名字

文曰

知相見愛

無不知者

文伏身蛇游

扱文入窗

仙乎仙乎

即起

要後期

因而離舟翔步

緩行商確　舟已自攏

遂與客言欲一登岸

覺有里餘

紛紛並去　舟已就泊

游興頓消　遥見舟已就泊

舟中人　暑同眺矚

舟卽溫去　娟娘醒矣

俄聞鄰船旨　殊不覺陁

而進

舟所
營
向曙
仰視斜月西轉
邱亦不知何往
進退無主
則人船俱失
振轡至泊
捉馬營
天色
久之不至
行人已稀
卽復去曰
待再假兩馬来
牽一馬来
令彭捉之
客後至

興轉蕭索　次日遂行　馬調良

比訊娟娘名字並無知者

可以徐察邸耗

不覺向午

探之得白金三四兩

計不如暫訪娟娘

買食凝待

見馬上有小錯囊

天大明

念腰橐空匱　倍益憂皇

還鄉井

恐邱家聞而致詰

彭始具白其異

因念獨

家人驚喜集問

而入

舉家哀涕

謂其不返

彭繫馬

白主人已仙去

齎傭歸

半月始歸

方三人乘舟

幸不甚劣

兩目啓閉而已　　彭大不忍
ᠬᠤᠶᠠᠷ ᠨᠢᠭᠡ ᠨᠡᠭᠡᠭᠡᠳ ᠪᠠᠢᠬᠤ ᠪᠠᠢᠵᠠ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ᠶᠡᠬᠡ ᠰᠠᠭᠤᠷᠢᠯᠠᠵᠤ ᠴᠢᠳᠠᠬᠤ ᠦᠭᠡᠢ ᠪᠠᠢᠵᠠ

解伏榻上
ᠤᠭᠤᠯᠠᠭᠠ ᠳᠡᠭᠡᠷ ᠲᠠᠪᠢᠵᠤ ᠤᠨᠳᠤᠭᠠᠯᠠᠵᠤ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面色灰死
ᠨᠢᠭᠤᠷ ᠬᠦᠮᠦᠨ ᠤ ᠦᠨᠡᠭᠡᠨ ᠴᠡᠭᠡᠨ ᠪᠠᠢᠵᠠ ᠦᠬᠡᠭᠰᠡᠨ ᠪᠠᠢᠨ᠎ᠠ

問之不言
ᠠᠰᠠᠭᠤᠭᠰᠠᠨ ᠴᠢ ᠬᠡᠯᠡᠵᠦ ᠦᠭᠡᠢ ᠪᠠᠢᠵᠠ ᠪᠠᠢᠨ᠎ᠠ

但有邱生以草韉繫櫪遽
ᠵᠦᠪᠬᠡᠨ ᠬᠤᠶᠠᠷ ᠬᠦᠮᠦᠨ ᠦ ᠬᠤᠶᠠᠷ ᠳᠤᠭᠠᠷ ᠤᠨ ᠮᠠᠯᠠᠨ ᠳᠤ ᠪᠤᠷᠤᠭᠤ ᠪᠠᠢᠵᠠ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見邱垂首棧下
ᠬᠤᠶᠠᠷ ᠬᠦᠮᠦᠨ ᠦ ᠳᠤᠭᠠᠷ ᠤᠨ ᠮᠠᠯᠠᠨ ᠳᠤ ᠪᠤᠷᠤᠭᠤ ᠪᠠᠢᠵᠠ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駭極
ᠬᠤᠶᠠᠷ ᠬᠦᠮᠦᠨ ᠦ ᠬᠤᠶᠠᠷ ᠳᠤᠭᠠᠷ ᠤᠨ ᠮᠠᠯᠠᠨ ᠳᠤ ᠪᠤᠷᠤᠭᠤ ᠪᠠᠢᠵᠠ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便悉詣廐驗視
ᠳᠡᠭᠡᠭᠡᠭᠰᠡᠨ ᠤᠷᠤᠨ ᠳᠤ ᠴᠠᠭᠠᠭᠠᠨ ᠤᠷᠤᠨ ᠳᠤ ᠪᠠᠢᠵᠠ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及至馬頓渺
ᠬᠤᠶᠠᠷ ᠬᠦᠮᠦᠨ ᠦ ᠬᠤᠶᠠᠷ ᠳᠤᠭᠠᠷ ᠤᠨ ᠮᠠᠯᠠᠨ ᠳᠤ ᠪᠤᠷᠤᠭᠤ ᠪᠠᠢᠵᠠ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次道馬所由來
ᠳᠡᠭᠡᠭᠡᠭᠰᠡᠨ ᠤᠷᠤᠨ ᠳᠤ ᠴᠠᠭᠠᠭᠠᠨ ᠤᠷᠤᠨ ᠳᠤ ᠪᠠᠢᠵᠠ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戒家人勿播
ᠬᠤᠶᠠᠷ ᠬᠦᠮᠦᠨ ᠦ ᠬᠤᠶᠠᠷ ᠳᠤᠭᠠᠷ ᠤᠨ ᠮᠠᠯᠠᠨ ᠳᠤ ᠪᠤᠷᠤᠭᠤ ᠪᠠᠢᠵᠠ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象以仙人所遺
ᠬᠤᠶᠠᠷ ᠬᠦᠮᠦᠨ ᠦ ᠬᠤᠶᠠᠷ ᠳᠤᠭᠠᠷ ᠤᠨ ᠮᠠᠯᠠᠨ ᠳᠤ ᠪᠤᠷᠤᠭᠤ ᠪᠠᠢᠵᠠ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語
ᠬᠤᠶᠠᠷ ᠬᠦᠮᠦᠨ ᠦ ᠬᠤᠶᠠᠷ ᠳᠤᠭᠠᠷ ᠤᠨ ᠮᠠᠯᠠᠨ ᠳᠤ ᠪᠤᠷᠤᠭᠤ ᠪᠠᠢᠵᠠ ᠪᠠᠢᠭᠠᠭᠰᠠᠨ ᠪᠠᠢᠨ᠎ᠠ

戟拍項領

逆悶

云

下船後

彼引我閔語至空處

能言

彭就榻研問之

下馬糞數枚

又少飲啜

邱

始

急欲登厠

扶掖而往

中夜少蘇

稍稍能咽

若喪魂魄

灌以湯醪

以姊丈判揚州

彭自是不能忘情於娟娘

彭諾之 命僕馬馳送歸

乞勿洩也

誠不可以告妻子

但不能言耳

自

顧巳馬 是大耻辱

心亦醒悟

顛踣 伏定少刻

問其誰　公子云　此倡女廣陵第一人
婢子聲價自高　彭聞娟娘名　驚
家人白以病　公子怒曰　可將索子繫之來
姬數輩　俱來祇謁　公子問娟娘
開筵邀飲　即席有歌
州有梁公子　與彭通家　因往省視

娟娘向彭審顧
子曰　是與僕有舊
諦視　眞中秋所見者也
無何娟娘至　幸垂原恕
然突突自急　極欲一見之
彭疑名字偶同　似亦錯愕
緣有微名　公子盛氣排數　謂公
迷偪而無禮　彭

年之約 今始踐耶 娟娘曰 昔日

彭捉手曰 三

酒闌 公子命侍客寢

宛似當年中秋時

聽其聲

娟娘更駭 目注移時

彭問薄倖郎曲猶記之否

始度舊曲

公子未遑深問 即命行觴

謂是幻夢
後乘船至西湖
席中三客
置一村中
朦朧間
從人泛西湖
而綾巾宛在
今猶什襲藏
把手啟啟
君其一焉
一僮引妾入
被一人携去
每所凝念
送妾自窗櫺歸
飲不數卮忽若醉

所不惜耳　　詰旦告公子　　又

逃　　卿黨有意　　則瀉囊貨焉

彭曰　　舟中之約　　一旦未嘗去心

逐捨忿苦海人

良媒　　君勿以風塵可棄

媚娘縱體入懷　　哽咽而言曰　　仙人已作

之　　彭告以故

相共歎咤

人耳

也

何可謂非神人之仁愛之

猶能認當年飲處云

異史氏曰

猶象鵬悉受鞭箠

使為馬

馬而人

正恨其不為

必其為人而馬者

携之以歸

偶至別業

千金削其籍

稱貸於別駕

渡苦海也

即訂三年約

乎

亦

以子智慧　若反身脩道

偶遇一道士　視之曰　子相極貴

然被輕薄諄　折除幾盡矣

善誚罵　多所陵折

曩冠文場　心氣頗高

王勉　字黽齋　靈山人　有才思

仙人島

問在何處　曰　咫尺耳

遂以杖夾股間　眞仙数十　可立見之

即我便是仙耳　道士言　我何足異　能從我去

道士曰　子何見之卑　王益笑其誣　然世上豈有仙人　無他求

福澤誠不可知　王嗤曰

重樓延閣　類帝王居　有臺

即抽杖去　移時　又呵曰止　落巨宅中

潛捫之　駭懼不敢復動　鱗甲齒齒焉

於五斗囊　凌空翕飛

狀　隔合眼　呵曰起　覺杖粗

即以一頭授生　令如已

又各携樂器
听騎或龍　或虎　或鸞鳳
有女子
以伺　不一其類
少頃諸客自空中來
鋪張娅目　道士易盛服
設筵招賓　殿上列數十筵
道士曳客上　即命童子
臺上殿十一楹　宏麗無
高丈餘

惟目注麗者　心愛其人　而
並異常儀　王默然寂坐
珍肴雜錯　入口甘芳
非琴非瑟　不知何名
有侍兒代抱樂具　酒既行
有丈夫跨彩鳳　宮樣妝束　長五尺以來
皆赤其兩足　中獨有一麗者

獨有跨鳳者樂技無偶

翬

絲竹之聲

響徹雲漢

共隊為曲

於是各合配旅

請以器之同者

自宜盡權

人雅召

今日可云盛會

蒙崔眞

酒闌

一叟倡言曰

竊恐其終不一彈也

又欲聞其樂

清磬　　共贊曰　　雲和夫人絶調哉

既闋　　鏗爾一聲　　如擊

烈足開胸　　彈半炊許合殿寂然無有效者

其亮数倍於琴　　柔可蕩魄

女乃舒玉腕如撥箏狀

聲既歇　　侍兒始啟繡囊

橫陳几上

富貴後　何求弗得
自合茶拾青紫　頃刻
涉想尤勞　念已才調
心情已動　聞樂之後
王初睹麗　倫王寢處
道士設寶榻錦　一時並散
鶴唳　大衆皆起告別

行

夢夢不可提悟

未必無復見之期

不料迷晦已深

今當送君

然作天仙

後緣意念不堅

實欲拔出惡濁

遂墮虛網

謂曰

子前身與我同學

亂如蓬麻

道士似已知之

百緒

大懼即復合　而身已隨石俱墮
一綫
則大海茫茫
下方景界未審何似
風聲灌耳　不知所行幾許
令閉目坐堅　忽念
長石　巳乃以鞭驅石飛起
須臾刼矣　嘱無視
逐指堦下

王出水　寒慄求火燎衣

視之年可十七八　顏色艷麗

且曰　吉利吉利　秀才中淫矣

一女子援登舟上

美哉跌乎

畧諳洄浮

危殆方急

聞人鼓掌

汩没若鷗

幸夙近

砰然一聲　海

一握
導與俱去
半里入村
疾如風雨
俄已近岸
何但不忘
女子以棹催艇
於艙中携所采蓮花
偶遭狼狽
過此圖以身報
曰
是何言哉
我中原才子
當為處置
苟適意勿相忘
王
女子言從我之家

崔與人切眷愛
招昇天闕
王更易
既詢邦族
才名畧可聽聞
某非相欺
王
為
命侍者
取冠袍襪履
揖王升階
是四十許人
女子先馳入
門
少間一丈夫出
晃朱戸南開
進歷數重

芳雲　年十六矣　祇今未遭良匹　欲以

又從容而言曰　僕有二女　長者

世居幽僻　因而敢勤置酒

若姓桓　何幸得覩名流

此名仙人島　遠絶人世　文

以故不願棲隱　自分功名反掌　丈夫起敬曰

若芙蕖之映朝日
美姝十餘輩
擁芳雲出
無何異香濃射
顧左右
拜已
光艷明媚
立喚女郎
命於卿當中招二三齒德來
離席稱謝
桓
奉侍高人如何
王意必采蓮人

曰此綠雲即僕幼女顛慧能
女子不在閨中出作何務
秋波流動乃顧客
而姿態秀曼恒曰
笑依芳雲肘下
僅十餘齡
一番髭容女自
酒数行
則采蓮人亦
羣珠列侍
即坐

顧盼自雄
王慨然誦近體一作
可使鄙人得
聞教否
宿搆必富
桓因謂王郎天才
嬌婉可聽
便令傍姊隅坐
遂誦竹枝詞三章
因令對客吟詩
記典墳矣

瀦頭鳴格磔
桓請其他水鳥詩云
一座鼓掌大笑
下句是猪八戒過子母河也
洞
上句是孫行者雞火雲
消
鄰叟再三誦之
芳雲低告曰
一身剩有鬚眉在
中二句云
小飲能令塊磊

桓顧芳雲怒之以目　桓復請其文藝　王色稍定

合席粲然　王有慙色

云　狗腚響弸巴

緑雲告父曰　渠為娇夫續下句矣

妹咕咕耳語　遂掩口而笑

忽忘下句　甫一沉吟　芳雲向

即是人言　王聞之意興索然

人者　孝哉一句

綠雲顧父云　聖人無字門

聖人賛大賢之孝　破云

題為孝哉閔子騫二句

乃炫其冠軍之作

王意世外人必不知八股業

綠雲告父曰 姊云 宜刪切字

云字字痛切 諭至佳處 兼述文宗評語有

有月旦之詞 但嚅囁不可辨

每数句 姊妹必相耳語似

不在此只論文耳 王乃復誦

桓笑曰 童子何知

衆又不解　綠雲啟口欲言
萬花齋落　鼓當是四撾
又述總評有云　鼓一撾
王誦畢　則
不敢研詰　恒恐其語嫚
衆都不解

因而自起泚卮謝不遑

衆大笑　桓怒呵之

插　其云不通又不通也

言痛則不通

鼓四

去切字

緑雲不能忍乃曰

衆大疑

互有猜諭

芳雲忍笑訶之　曰婢子敢言打煞矣

龜翁頭上再着半夕即成龜

衆未措對　綠雲應聲曰

王子身邊無有一點不似玉

適有一言　請席中屬對焉

徒有汗漾　桓懿而誄之曰

實無千古　至此神氣沮喪

王初以才名自詡　目中

辭別　諸婢導夫婦入內寢　燈燭屏擁

桓咄之　始笑而去　鄰叟

不以為非　寧他人一句便不許耶

回顧曰　何預汝事　汝罵之頻頻

扭脇肉數四　綠雲解脫而走

芳雲失笑呵　手

自恐不見重於閨門　　幸芳雲語言雖虐
由是始識其名　　屢受誚辱
明瑞則采蓮者趨應
王至此始覺望洋堪羞
畧致問難　　響荅無窮
牙籤滿架　　靡書不有
陳設精備　　又視洞房中

嘗雲曰　明璫與小生有極命之德
迷絶筆　王大慚
亦藏拙之一道也
問何言　曰　從此不作詩
妾有良言
王安居無事
而房幃之內　猶相愛好

王曰　芳雲不許　卿無書不讀

對酌　王以為寂

疊加　勸招明璫

撥而手語之　王惟喋喋強自解免　一夕

共事　芳雲微覺　責詞

芳雲許之　兩情益篤　時色

每作房中之戲　願少假以辭色　招與

綢繆倘至當晚覺小腹一笑而罷

王得閒急引明璫適芳雲姊妹赴鄰女之約問樂孰要乎曰不獨要乃樂於人要句讀尚不知耶

芳雲曰我言君不通今益驗矣

何不記獨樂樂數語

芳雲知其意　亦不問訊　但凝視之

數日不瘳　憂悶寡歡

方畧　既非痛癢　聽之可也

實供之殃　芳雲曰　自作之殃　實無可以

必明瑙之恩報矣

大懼以告芳雲

微痛　痛已而前陰盡縮　雲笑曰

戲之也　曰君不聽良言　前此未必

俗讀似眸　王失笑　衣求方劑　故以此

則瞭子眸焉　芸蓋沒有之沒

芳雲笑曰　卿所謂胷中不正

卿所謂胷中正　則眸子瞭焉

秋水盈盈朗若曙星　王曰

笑已而瘳　　踰數月　　王以親老子

黃鳥　　王不覺大笑

無止于楚

無已　　為若治之　　然醫師必審患處

乃探衣而咒曰　　黃鳥

吹馬耳　　故嗤棄不相憐

可近　　曩實相愛

而君若東風之

不疑妾為妒　　不知此婢原不

妙姉遠別　莫可持贈
桓翁張筵祖餞　綠雲提籃入曰
女等思再三　始許之
王涕下交頤　哀與同歸
難以意告女　女曰
幼每坊慷思　歸即不

供帳牀榻　類麻粒焉　王兒
座梁棟楹題　歷歷可數　其中
小如橘　約二十餘座　每
則用細草製為樓閣　大如椽
芳雲拜而受之　近而諦視
風夜代營宮室　勿嫌草創
恐至海南　無以為家

王以風濤險　願陸
恒問陸耶　舟耶
須復還也　王敬諾
徒以君有老父　待父天年
故不忍違
與君言　本不欲践紅塵
遂得陪從
戲視之　因有宿分
我等皆是地仙
而心竊歎其工　芳雲曰實

至一處湖水所經
四望遼邈
瞬息馳過
堤亦漸收
化為長堤
其潤數文
芳雲出素練一疋
俄至海岸
王心慮其無途
行踪騖馭
則車馬已候於門
出

命王迎養

時已昏暮

因止宿焉　早旦

洞房内

凡榻宛然

並入斛裝

則島中居無少差殊

轉眼化為巨第

偕明璫數輩

芳雲止勿行

下車　收籃

不恝於懷 及聞此況 沉痛大悲

王初歸時 尚有功名之念

止 暫僦居於西村

田產並盡 祖孫莫可棲

皆已物故 老父尚存 子善博

已屬他姓 始知母及妻

趨詣故里 至則居宅

王命騎

拜已　　燂湯請浴
載父而還　　進以錦衣
肖子　　芳雲朝
則賭未歸　　王乃
相見哭各失聲　　問不
見父衣服滓敝　　衰老堪憐
驅馬至西村
自念富貴縱可攜取
與空花何異

王自歸　不甚與人通禮
則鞭撻立斃矣
可持此買婦　以圖生業　再來
八
但予以廿金
使人傳語曰
王絶之不聽
與之談謔　享奉過於世家
子一日尋至其處　又遥致故老
寢以香舍

王萬錢卜兆
甚厚
居三四年
時與密語
亦名士之坎坷者
王翁卒
賂遺
王留之甚久
凡與同門學
揣揶過於平曰
獨有黃子介
然故人偶至
必延接盤桓

則舍宇全渺　不知所在

産之費　翼曰　黄及子往省視

許其能家　賜三百金　為田

始得拜識姑嫜　芳雲一見

是曰臨喪

婦東男子嚴　子賭已少間矣

時子已娶婦

彼婦之口　抑何其虐也
理固宜然　豈仙人遂不加忌哉
輕薄滅其祿籍
恐帝闕下虛無人矣
麗
況享壽無窮乎
佳麗所在　人且於地獄中求之
異史氏曰　地仙許攜姝

銀臺有三子四女皆褓中論親於
此不長貧　可妻也　胡
胡公試使文　大悅之曰
求傭為胡銀臺司筆札
食業　家赤貧　無衣
父母俱早喪　少慧能文
程孝思　劍南人
胡四娘

僕婢咸揶揄焉

供備豐隆

而公弗之顧也

或非笑之

母早七

生默默不

羣公子鄙不與同食

除館館生

以為愆辜之亂命

遂贅程

笄年未字

止有少女四娘

乃曰　此眞貴人也

徧觀之　都無諛詞

惟四娘至

有神巫　知人貴賤

閨中　初四娘之未字也

羣人以鳴鉦鏗聒其側

程攜卷去讀於

衆從旁厭譏之　程讀甚苦

較長短　研讀弗輟

郎如作貴官
當扶我聆子去
耶、
大言曰
二妹聞而嗤之曰
何知吾家郎君
便不作貴官
程
四娘有婢名桂兒
意頗不平
漸至婢媪亦率相呼
而四娘端重寡言
諸姊妹皆呼之貴人
及贅程

譟訴四娘　四娘方績

知　即亦無所可否　但微哂焉　桂兜不怒亦不言

立批之　桂兜號諱　夫人聞

管教兩丁肓也　二姊忿其語侵

我以兩睛代之　桂兜益恚　擊掌為誓曰

二姊有婢春香曰　二娘食言

桂兜怒而言曰　到爾時　恐不捨得眸子也

愛妾李氏三姊所自出也
事類癡
愈益狎之獨有公
殊無慙怍
四娘坦然
兩肩荷二口
二婦曰
大婦嘲四娘曰
諸壻皆至
壽儀充庭
汝家祝儀何物
績自若
會公初度

故三娘每歸寧
汝勿效尤
宣善之
他日好相見也
夫豈久為人下者
而不自知
況程郎晝夜攻苦
諸婢子皆在其包羅中
三娘曰
恒禮重四娘
四娘内慧外樸
聰
往往相顧恤
每謂

以有老父在 今萬分不可矣
囑曰 曩久居所不被呵逐者
既離苦塊 四娘贈以金 使趨入遺才籍
程線哀如子 未得與試 倘能吐氣
科試士 而公適薨
得入邑庠 明年學使
輒加意相慫是年程以公力

妻黨　　多任京秩

小泰　　携囊入都

願乖氣結　　難於旋里

必售　　幸囊資

無何　　放榜　　時

入闈　　砥志研思　　以求

李氏及三娘賂遺優厚　　竟被黜　　程

庶回時尚有家耳　　臨別　　恐見誚訕

先使紀綱赴劍南
言其故
授燕吉士
李公假千金
為之治第
自乃實
捷
使應順天舉
連戰皆
收諸幕中
資以膏火
為之納貢
大人之門
東海李蘭臺見而器之
乃易舊名
詭託里居
求潛身於

姑咸在 獨四娘不見 招於兄嫂

咸眷登堂為餙

字不符 叱去之 適三郎完婚

有郵報者 舉宅皆惡聞之 又審其名

迎四娘 因賃焉 既成後 先是程擢第後 遣輿馬往

時胡大郎以父七 空匱貨其沃墅

聽四娘 目有視 視四娘 只有
寒暄者 喧雜滿屋耳 耳有聽
無何翩然竟来 申賀者 捉坐者
姊妹惴惴惟恐四娘銜恨不至
庭中諸眷客 請見四娘
兄弟發視 相顧失色
忽一人馳入 呈程寄四娘函信

二娘呵之　始泣曰　桂兜逼索

共詰之　俄見春香奔入面血沾染　哭不對

羣致怪問　門外號啼甚急

方大宴笑閒　稍就安帖　於是爭把琖酌四娘　衆見其靡所短長

道四娘也　而四娘凝重如故

四娘初至墅

什物多闕

拜李夫人及三姊

衆始知買墅者

即程也

四娘始告別

出門登車而去

四娘盛妝

獨

四娘漠然

合座寂無一語

二娘大慙

汗粉交下

非解脫

幾抉去矣

眼睛

輿矣胡公歿輩公子日競資財
諸郎衣冠既竟巳升
車馬扈從如雲次叅李夫人
詣岳家禮公柩
受之居無何程歸展墓
四娘一無所受
夫人及諸郎各以婢僕器具相贈遺
唯李夫人贈一婢

凡遇鄉黨厄急
程十餘年
歷秩清顯
里中咸嘉歎焉
殯日冠葢相屬
事事盡禮
刻期營葬
悲
竟不謀於諸郎
漸將以華屋作山邱矣
程睹之
柩弗顧
數年靈寢漏敗

戲程入朝　　而後詰之冀四娘

手書往　　至都　　不敢遽入

益懼　　而自覺無顏　乃持李夫人

欲往求妹　　殊無裁答

函致之　　大郎浼婦翁王觀察

風規甚烈　　二郎適以人命被逮

直指巡方者　　為程同譜

四娘扶而笑曰

大郎五體投地 泣述所来

大忙 萬里何暇枉顧

食畢 四娘出 頗色温霽

廳事 問大哥人事

具酒饌 亦頗草草

闇人既通 即有舊媪出 導入

念手足之義 而忘睚眦之嫌

我以為跋涉来省妹子
乃以
郎無詞
但固哀之
亦可了
何至奔波到此
四娘作色曰
兄娘子
都是天人
各求父凡
大
即
出李夫人
諸
四娘曰
幾曾嗚嗚向人
大郎乃
書
此何大事
直復爾爾
妹子一女流

喚入　僕陳金
取怨謗　俄白四娘遣价候李夫人
寧家　衆大喜　方笑四娘之徒
亦謂其忍　逾數日　二郎釋放
大小罔不詬詈　李夫人
大郎慚憤而出　歸家詳述
袖逕入　拂
大訟来求貴人耶

又以李夫人無子迎養若母焉

後三娘家漸貧程施報逾於常格之歸乃程力也

儀以代函信

未遑字覆衆始知二郎聊寄微幣

甚急言夫人為二舅事遣發

耳

請為君賄冥中使者
今尚白紵耶
歎曰
想福命固薄
復歸見黄
謂君騰達久
既而僧雲遊去
十餘年
村外蘭若
有居僧某
素與分深
黄生
故家子
才情頗贍
夙志高騫

僧術

僧命東置井邊

水深不竭　云通河海

戒曰

黃　黃生家舊有汲井

典質如數　三日僧果以五千来付

三日爲約　黃諾之　竭力

請勉辦其半　餘當代假之

能置十千否　答言不能　僧曰

即有一錢浮出　大如車輪　黃大
少間巨泡突起　鏗然而破
乃匿其九　而以一千
而十千可惜
轉
念放否未定
當拜之　乃去　黃不解何術
候半炊時　有一錢泛起
即推墮水中　約我到寺

僧歎曰 鄙吝者 必非大器

何以妄言 黄實告之

僧曰 止將一千去

冥中使者 黄云 已盡投矣

盡投 日暮 僧至 謙讓之曰

沉 落下 擊觸有聲 為大錢所隔 不得

驚既拜 又取四千投焉

異史氏曰　豈冥中亦開捐納之科耶

ろろまつ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卒如僧言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是歲黃以副榜准貢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猶浮　以緉鈎上　大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僧固辭而去　黃視井中錢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禳之　求再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科甲立致矣　黃大悔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此子之命合以明經終　不然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ᠪᠣᠯᠣᠨ

耳

明經不第

何值一錢

然一千准貢

猶昂貴

十千而得一第

直亦廉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